

豐席勒爾 著

胡仁源 譯

漢譯世界
名著

瓦輪斯丹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10040)

漢譯世界名著 瓦輪斯丹一冊

Wallenstein

每冊定價大洋貳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 C. F. von Schiller

譯者 胡仁源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瓦輪斯丹

目錄

第一本	瓦輪斯丹之兵營	一
第二本	畢各洛米尼	五一
第三本	瓦輪斯丹之末路	一七四

瓦輪斯丹

第一本 瓦輪斯丹之兵營 共一幕

登場人物

德茲克馬鎗聯隊的排長

德茲克馬鎗聯隊的喇叭手

狙擊兵

警吏

兩個霍爾克軍隊的騎馬獵兵

白特勒騎兵隊的龍騎兵

第一本 瓦輪斯丹之兵營

瓦輪斯丹

梯芬巴克聯隊的鎗手

瓦隆尼聯隊的帶甲騎兵

郎姆巴的聯隊的帶甲騎兵

克魯爾登

烏蘭倫

新兵

農人

農人的兒子

加布茲教會的牧師

營中小學的教師

營中的女酒保

女侍

營中的小兒

笛手

地點 在波罕米亞的皮爾森城市前面

第一場

布景 賣酒的天幕，前面有一個雜貨同買賣舊貨的小肆。各種顏色及標誌的軍人，往來擁擠，所有棹上均已滿座，克魯爾同烏蘭倫在煤火上煮物，營中的小兒等正在一個大鼓上面擲骰子玩耍，幕內有唱歌的聲音。一個農人同他的兒子上。

農人的兒子 父親，我們祇管同這些軍人混在一起，恐怕沒有什麼好的結果。他們都是很強橫的人，只有希望他們不要傷害我們的身體。

農人 怎樣？他們再也不會把我們吃掉，他們也都稍爲曉得一點輕重的。你看見嗎？這裏有許多新到的人，剛纔從沙爾同曼恩地方來的，帶來了許多擄獲物品，都是很難得的東西！祇要稍爲用一點狡猾手段，這些都是我們的了。從前那個大尉，將他同伴刺殺的，留下給我一對很好的賭具。我

今天想要試試，看他是不是還有從前的力量，你祇要做出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他們都是極容易對付的。他們喜歡巴結同恭維，只要這樣的騙他，一切事情都完結了。他們整批的把我們掠奪。我們只好這樣的一點一點拿回。他們用粗暴的武力，我們只得用這樣欺騙的方法，慢慢對付（幕內有唱歌同歡笑的聲音）他們還這樣的快活——上帝可憐！一切都是農民的膏血。現在已經是八個月了，他們占據人民的家屋，所有各處田地上面，不見一根草芽，一片足跡，使我們飢餓困苦，幾乎要咬食自己的骨頭。比薩克遜人占據這裏的時候，不知更要壞得幾何。他們自己還要稱為皇帝的軍隊——

農人的兒子 父親，那裏有兩個從廚房裏出來，看上去好像不見得有什麼東西。

農人 這是波罕米亞的本地人，現在德茲克的馬鎗聯隊裏面，住在這裏已經好久了。在這裏面是最壞的人，自己非常傲慢，好像他們的身分，不應當同我們農民共在一起似的。但是那裏有三個狙擊兵，正圍繞火爐坐着，看上去好像是泰伊羅的人。快來！我們試試他看，很快活的朋友，願意隨便談話，穿着得很是乾淨，總應當還有幾文（向天幕走來）

第二場 以前各人，排長，喇叭手，烏蘭倫。

喇叭手 那個鄉下人要點什麼？快走開，渾蛋！

農人 先生，給我一點吃的同喝的！我今天還沒有嘗過一點熱的東西。

喇叭手 這些東西，總永遠是要吃要喝。

烏蘭倫 （手拿一個玻璃杯）沒有吃過早飯拿去喝，你只狗！（將農人牽向天幕裏去；此外各人

向前面走來。）

排長 （向喇叭手說）你說，人家今天，一點沒有原故，發給我們雙份餉銀，單是要我們過一點快活日子嗎？

喇叭手 今天是公爵夫人來到這裏，同了郡主小姐——

排長 這不過表面的原因。這個軍隊，從各處地方，在這裏皮爾森集合攏來，人家要拿一點好的香餌，誘致我們，使我們覺得十分滿意，同他更親密的結合起來。

喇叭手 是的，現在是又有什麼事體，正在那裏進行。

排長 這許多的官長同軍隊的首領——

喇叭手 這不是什麼尋常的事情，我覺得。

排長 他們這麼多的人，都在這裏聚集——

喇叭手 有好久的時候，沒有看見這樣的聚會了。

排長 還有這些秘密私語，同使命的往來——

喇叭手 是的，是的！

排長 還有從昨天起，我們到處看見，由維也納來的那個有假髮的人，帶上黃金的鑰匙，那個一定有什麼意思，我敢說。

喇叭手 又是一個偵察的獵狗，當心點，他又要來追逐公爵了。

排長 你看得出嗎？他們不相信我們，怕公爵秘密的面貌。他們覺得他已經爬得太高，要想把他扳倒下來。

喇叭手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他扶住，我們；大家都是這樣想法，同我和你一樣。

排長 我們的聯隊，同此外的四個，公爵的連襟德茲克所統帶的，在這裏軍隊當中，最有決心。他自己同我們比較接近一點，所以我們對於他加倍的親密，絕對的服從。所有官長，全是他自己的人，都可以將身體生命，完全爲他犧牲的。

第三場 以前各人，克魯爾登手中拿一個頸飾，狙擊兵跟上，

狙擊兵 克魯爾登，你從什麼地方偷來這個頸練？拿來給我！這個你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我拿一對手鎗，同你交換。

克魯爾登 不行，不行！你想又要來騙我了。

狙擊兵 那麼！我再加上這個藍色便帽，這是我剛纔從轉盤上贏得來的。你看見嗎？差不多同新的一樣。

克魯爾登 （將頸練在太陽光下玩弄）這個都是真珠同寶石做成的。你看，他在太陽底下這樣的閃光！

狙擊兵 （將頸練去取）我再給你這個軍用水壺，（看頸練）我不過喜歡這個好看罷了。

喇叭手 你看，克魯爾登怎樣的受他欺騙！（向狙擊兵說）快分給我一半，我就不開口了。
克魯爾登 （將便帽戴在頭上）你這個便帽，我到是很中意的。

狙擊兵 （向喇叭手暗示）我們現在交換好了！這裏各位都是證人！

第四場 以前各人，警吏。

警吏 （走近排長的身邊）這是怎樣的，老兄？我們還要儘管在這裏烤火嗎？敵兵已經在四面集合攏來了？

排長 爲什麼這樣的性急，警吏先生？現在道路還不好走呢。

警吏 我到不是。我坐在這裏是很安逸的。但是剛纔有急使到這裏來，說是雷更斯堡已經失守了。
喇叭手 那是我們立刻可以奪回來的。

排長 真好，還替巴維利亞援救他的地方嗎？他同公爵是這樣的仇人？我們纔沒有這樣的熱心呢。
警吏 你是這樣的意思？——你恐怕沒有曉得完全的事情呢！

第五場 以前各人，兩個獵兵，稍遲。女酒保，營中小兒，教師，女侍上。

第一獵兵 你看，你看！我們在這裏又遇着很有趣的同伴了。

喇叭手 這個綠色的是什麼外套？穿起來到是很漂亮並且很大方的。

排長 他們是霍爾克的獵兵；這個銀線帶，不能訂在普通的衣服上面。

女酒保 （送酒上來）前途的幸福，先生們！

第一獵兵 怎樣？奇怪！這不是布拉斯偉的果斯特爾嗎。

女酒保 一點不錯！你就是伊次賀那個長彼得麼？你把你父親的金錢，同我們聯隊一起，帶了到格

慮克城市來，在一個極快樂的晚上——

第一獵兵 而且就此將筆桿掉換了鎗桿。

女酒保 喂，那我們真是老朋友了！

第一獵兵 而且我們在這裏波罕米亞地方，又會碰見。

女酒保 今天在這裏，老哥，明天又到那裏——好像一個兵營的粗婢，在各處地方飄流轉來，這些時候，已經走了許多地方了。

第一獵兵 這個我們可以相信，顯然看得出的。

女酒保 我們驅逐孟斯菲爾的時候，我跟隨行李車輛，一直走到泰姆斯瓦爾。後來同菲履得蘭的軍隊，駐在斯託拉爾重德前面，在那裏我的營業，完全失敗。又隨塞克爾斯到了曼妥瓦地方，跟了菲履亞再從那裏回來。又跟了一個西班牙聯隊，到鏡特地方旅行一次。現在我又要到波罕米亞來試一下看看，想要收回一點從前的舊賬——看公爵是不是可以叫我多得幾文。那裏就是我的營業的天幕。

第一獵兵 現在我們大家又聚攏在一起！但是你把那個蘇格蘭人丟在什麼地方去了，你從前常同他在一起的？

女酒保 那個壞人他騙得我真好。現在已經走了！所有的東西都帶了去，我只算就留下我一個身體。他並且丟給我這個小東西！

小兒 （跳躍的走來）母親，你又在那裏說起我的爸爸嗎？

第一獵兵 真正笑話，皇帝還得贍養他們，軍隊裏總是一竟的生出小孩兒來。

小學教師（走來）快回到學校裏去開步，孩子們！

第一獵兵 他們也是怕看見那個狹仄的小屋！

女侍（走來）姨媽，他們要去了。

女酒保 就來，就來！

第一獵兵 喂，這個小東西是什麼人？

女酒保 那是我姊姊的女兒——從德意志來的。

第一獵兵 哦，到是一個可愛的姪女（女酒保下）

第二獵兵（將她抱住）你就在這裏陪陪我們罷，好孩子。

女侍 我還要到那邊去伺候客人。（自己掙脫走下）

第一獵兵 這個小孩兒到真是不壞——還有他那個姨媽——真了不得！這些軍隊的先生們，怎樣對於這種下等女人發迷！大家都很知道社會的情形，同光陰的怎樣飛逝，但是我們還不能不繼續這樣的生活！（向排長同喇叭手說）恭祝你們的健康，各位先生——讓我們也在這裏坐

一會兒。

第六場 獵兵，排長，喇叭手。

排長 我們真要謝謝。心裏高興極了。我們居然回來。又到波罕米亞來了。

第一獵兵 你們很暖熱的坐在這裏。我們還在敵人的地方，真是非常不舒服的。

喇叭手 人家不見得尊敬你們，你們是太漂亮了。

排長 不錯，不錯，在一班社會當中，人家對於你們諸位先生，都不見得特別的稱讚。

第二獵兵 你快不要講了！這是從那裏說起呢？克魯爾特的人，另有一種癖性，我們不過稍爲學了

一點樣子。

喇叭手 你們在領襟上面，有一個很乾淨的尖頭，褲子是怎樣的整齊！清潔的襯衣，羽毛的軍帽！這

種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有福氣的平民，纔應當這樣的修飾，在我們當中，是從來沒有的。

排長 就是這樣，所以我們是非履得蘭的聯隊，人家對於我們，應當特別的尊敬。

第一獵兵 你這個話，是將我們另外的人，都輕看了，我們一樣用他的名字，同是他的部下。

排長 不錯，你們也是隸屬於全體的。

第一獵兵 難道你們又是全體當中的特別種類嗎？我們彼此的分別，就完全在這個外套，但是我仍舊願意永遠穿我這個。

排長 獵兵先生，我是替你們覺得可惜，你們是同農民一起，常住在外面的；上等的舉止，正當的聲調，是要同主帥個人，常常接近，纔可以學得到的。

第一獵兵 這種學問，恐怕是沒有什麼用處。你不過偶然窺見他咳唾的樣子；至於他的精神，你在警衛的時候，是不會看見的。

第二獵兵 不客氣的那個來問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是菲履得蘭部下粗暴的獵兵，而且一點不辜負這個名字——剛纔從敵軍同友軍的地方經過，穿越種植的地面，已熟的田野——人人知道霍爾克獵兵的角聲——一霎時間，遠近各處，好像洪水的迅速，我們已經在這裏了——又像黑夜的火燄一樣，在房屋中間飛躍，無人注意的時候——這裏是不能防禦，無從逃遁，所有秩序同規則，完公消滅——戰爭是毫不知道可憐的——你去問問看，我一點不是誇張的說話；在拜魯

特，在負意許蘭，在威斯法輪，凡是我們經過的地方——幾十幾百年以後，子孫的子孫，都還要說起霍爾克人同他們的隊伍。

排長 不錯，這是大家看見的！這樣放蕩的行爲，就可以造成軍人嗎？軍人應當有節度，知識，條理，以及相當的見解，正當的主張，優美的外表。

第一獵兵 自由造成軍人。對於你的偏見，我不能不說明一下——我們離開學校同教師，難道還要在軍營當中，再遇見同樣的奴隸生活嗎？我要自由的生活，閒暇的光陰，每天可以看見一點新的東西，不看過去，也不看未來，專注意於目前的享受——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將身體賣與皇帝，自己可以一點不要操心。引我到烈火的中間，引我到急流深水的來因河裏面——三個人當中，一定要損失一個；我也是毫無遲疑，決不回顧——但是除此以外，我要千萬要求，人家不要使我感受不便。

排長 難道你的胸中，除了這個以外，一點沒有別的希望嗎？

第一獵兵 在瑞典的古斯泰夫那裏，真是怎樣的束縛，什麼的困苦，都受盡了！他將他的兵營，變成